

李江著

双面人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双面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面人生/李江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21-3084-3

I. 双…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8278 号

责任编辑 丁元昌

封面设计 袁银昌

双面人生

李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5 插页 2 字数 601,000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100册

ISBN 7-5321-3084-3/I·2361 定价:4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一颗哪怕是最渺小心灵的历史，也
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缺少亮色与
教益，尤其它是由一个成熟的头脑自我
观察所得来。

——莱蒙托夫

引 言

小时候,我常偎在爷爷的怀中,听他反复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关于我祖上的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后来我上大学后,查阅有关的资料,发现它紧紧与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宫廷里的一件大事相关连。

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带领皇后嫔妃、王公大臣一千人马仓皇出逃承德避暑山庄,内忧外患,心急如焚,暴疾而终。临死前,立时年仅六岁的独生子载淳为皇太子,命八位大臣为辅政顾命大臣。皇太子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也就是后来把持朝政四十余年的慈禧太后,极欲揽权,垂帘听政。八大臣与懿贵妃间矛盾激化,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权力之争。最终,懿贵妃依靠咸丰的六弟恭亲王,设计捕捉了八大臣,杀了为首的肃顺、载垣等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我祖上原姓舒穆禄氏,因建有军功,被清太祖努尔哈赤赐姓爱新觉罗,世袭祖荫,甚至与皇家还有联姻关系。我爷爷的爷爷的爸,娶的就是一位皇帝的公主。到了咸丰帝在位时,我的爷爷的爷爷官至吏部侍郎。在“辛酉政变”中,他也受到牵连,随其中两位军机大臣被发配了新疆后,娶一当地维吾尔族大阿訇之女为妾。她一口气生下五男三女。我爷爷的爸——我的太爷爷,就出其中。太爷爷长大后,和一位也是被贬来疆的清廷大臣之女——也就是我的太奶奶相好。我太奶奶家之前在京城时与我太爷爷两家有宿怨,都是宫廷残酷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均极力反对两人的结合。我太爷爷便和我太奶奶,在一个月出天山、乌雀南飞的夜晚,私奔出了迪化。本来他们准备回京城投奔亲戚。无奈,走到河西走廊的酒泉郡,盘缠就几乎花光了。我太爷爷和太奶奶就给一个大车店里的老板喂骆驼喂马,准备挣够盘缠再走。我太爷爷虽是清朝贵族出身,但生于新疆长于新疆,整日跟游牧民族厮混,身上哪有了八旗子弟的骄矜与尊贵,更多的是维吾尔族人吃苦耐劳和桀骜不驯的品性,特别是练就一手驭马的好功夫。一天,大车店老板将我太爷爷支出去说是送几个客人到玉门,等我太爷爷六天后赶着大车回来,发现我太奶奶神色不对,脸寡白寡白,一见我太爷爷的面,便号啕不止。原来我太奶奶被大车店老板强奸了!我太爷爷二十岁的汉子,血性十足,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拔出维吾尔族尖刀,就将大车店老板追逼到炕角,一刀下去,就刺在了他的心口。

太爷爷和太奶奶怕被官府逮了,飞身逃离,钻进了祁连山,投了当地的一股土匪落草为

寇，在土匪窝里结了婚，就有了我爷爷。土匪姓张，很看重我太爷爷，歃血盟誓，结为拜把子兄弟。山大王有一压寨夫人，另有两位小妾，可惜就是无嗣。我爷爷就被过继给其为义子，改为张姓。后来，等我爷爷稍长大成人时，这帮土匪被马家军的队伍收编了。我爷爷挺能干，加上又有清朝贵族血统，被马家军下边的一个团长赏识，逐步被提了起来，当了他的副官。团长还将自己的千金许配于我爷爷，后就有了我爸。我爸可以说是在马步芳的兵营里长大的，才十六岁就被送到北京读书，在学校却接受了马列，入了地下党，被派回到兰州，在一所中学里以教书为掩护，搞地下工作。结果被叛徒出卖关了大狱。幸亏我爷爷走马步芳的路子，才被保释出来，禁闭在家思过。我爸不死心，瞅个机会，逃脱出来，跑到了陕北。解放战争时，我爸爸跟随在彭德怀的部队西进，打下兰州后，上级让他复员到地方工作，重回原来那所中学里去当校长，也算是位“接收大员”。解放后，我爸很是风光了几年，但后来就迎来了一次次运动。上边先是拿我爷爷开刀——我爷爷后来又讨了一偏房，也就是我的小奶奶。她是红四方面军被马步芳军在甘肃河西走廊打散时，在倪家营子俘虏过来的。当时有几十名这样的红军女战俘，作为战利品，圈在一个大操场子里，让马家军的各级军官们挑。我爷爷也挑了一个。就是这个我爷爷挑来的偏房，后来给我爷爷一口气又生下了四个女儿，还经常给我爷爷灌输一些革命思想。在她的启发下，我爷爷后来曾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掩护过两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新疆途经兰州去到陕北。国民党从大陆溃败时，马步芳的部队去了台湾。当时已升任马家军师参谋长的爷爷，在我爸和地下党的策反下，加上我小奶奶的影响，就带着我大奶奶、小奶奶和贴身随从与一小部分部队起义投诚。刚解放时，我爷爷还作为统战对象，参加了兰州首届政治协商会议，曾跟我父亲分在同一个小组里共商国是，规划兰州的未来发展前景。可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我爷爷就由统战对象沦为了旧军阀、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连娶我小奶奶也成了一条罪状。爷爷倒了，我爸怕我爷爷牵连自个，跟我爷爷分了家，以示划清界线。可是，在以后的“四清”运动中，我爸还是未能躲过劫难，说我爸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在国民党监狱里写了“悔过书”才被放出的，严格讲是叛徒。先是校长衙儿没了，后来老师也不让当了，被发配到一个废品收购站去收废品。我妈是我爸那所中学的学生，年轻貌美，而且思想进步，我爸当“接收大员”时，被我爸摘了青桃。后我爸遭了厄运，她不甘于长期委身于一个政治上不清不白，看不到前途出路的人，过被人瞧不起的日子。一位有过长征经历，时任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大官，老婆病死了，看上了我妈。我妈攀上高枝后，很快跟我爸办了离婚，跟这位副局长去了他南方的家乡。为了表示与我爸在政治上划清界线的决心，我妈狠心将我抛弃了。所以，我懂事后，挺恨我妈。别人一问起，我就说我妈死了。后来在“文革”中，街道先后去搞外调的几个人回来说，那位大干部虽后来官升至省公安厅副厅长要职，但在“文革”中也未能躲过红卫兵的铁拳，几场批斗下来，精神就垮了，一根绳子将自己吊在了房梁上。我妈无奈，又下嫁给了一个到学校支左的工宣队员，后来就再没了音讯。

我爸在我妈走后娶了我后妈，我后妈又给他生了一窝崽——我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所以，我老爸对我特别不好，经常对我虐待，给我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这种伤害后来影响了我的大半生。

我爷爷自打被定成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和旧军阀后，日子就一年比一年难熬，特别在“文革”中，动不动就被揪去斗一通。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要打仗时，老有防空警报，每一次都弄不清楚是演习还是老毛子真的打过来了。街道居委会的一帮小脚老太太就先将我爷爷和一帮地富反坏右分子唤到一起，也不知送往什么地方看起来。等空袭警报解除时，才放出来。每一次我爷爷回来后，都满身尘土，满脸血指印，神情恍惚。我几个姑姑问他咋了，他从来都不吭一声。有一次，我爷爷在警报结束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街道居委会的人来通知我姑姑说，我爷爷跳了黄河。我几个姑姑急忙赶到黄河边上去，黄黄的河水哗哗地往东流去，哪里有了爷爷的影子。那时候，我的大奶奶已死了，只有我小奶奶和几个姑姑，爬在黄河边上没命地哭。哭得悲天恸地……

上 卷



第一部

第一章

再贫瘠的土地也能滋长出甘醇的爱情。一九七四年春，我十六岁，随着一帮兰州知青，坐火车，倒汽车，辗转来到河西走廊祁连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插队落户。半年后，懵懵懂懂的我便坠入了初恋，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闯入我生活的姑娘罗晓芳。那是一个星光稀疏，月色皎皎的秋夜。我和同在大队农田基建工地干活的她相邀回青年点去。一弯月牙儿显得格外妩媚，高高挂在头顶的苍穹，像个顽皮的孩子，在云层中一会儿跃进，一会儿跳出。白天总是裹着白雪闪着刺眼清辉的祁连雪峰，在月夜里已变得遥远与影影绰绰。四周朦朦胧胧，像披了层轻纱般的农舍、田埂、道路、水渠、田野，随着月牙儿从云朵中的跃进与跳出，或隐或现，美得像一幅画儿。清凉的夜风徐徐拂来，夹着一丝儿瓜田与果园里飘出的甜香味，沁得人五脏六腑都像在吸着琼浆，通体滋润。农村如果抛开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景致如诗一般的美。这个远离兰州，几乎与世隔绝，深藏在祁连山褶皱中的小村庄，是那么恬适、安详、静谧。我的心里，没有一点儿劳动后的困盹与疲惫，有的只是憧憬。

本来我一个人回青年点，去取点衣物。临出庙门时——基建工地的住处设在一座破旧的大庙里，在地中央砌座墙，分开男女的地铺——罗晓芳跟在后边说：“我也跟你回去。”我问：“你回去取啥？”罗晓芳轻轻地说：“不取啥，就想跟你回去。”走出庙门，绕过条河沟，从一村舍的后墙根出来，拐上一条上村里去的地埂后，罗晓芳才问我：“你是不是回去看她？”“看谁？”我装着问。“你说谁？人家前两天专门上基建队来看你，还给你送水果糖送瓜子。”晓芳说的是另一位女知青陈玉霞。一次吃完饭后，在厨房没人时，陈玉霞问我：“张一凡你能不能给我挑担水？”我欣然说：“当然可以，那有啥不行的。”从那以后，每次陈玉霞做饭，水就由我给她挑，两人关系蒙蒙眈眈。就在这时候，队长老乔派我和晓芳、卷毛、马秀兰四个人到大队基建队来修水渠，我对陈玉霞的心思也就淡了。其实两人之间也真没个啥，连话都没多说上几回。没想到，前两天，陈玉霞突然出现在基建队大庙门前。当时我们刚干完早晨的一甲活回大庙来吃饭，她说是她家一个在县城的亲戚来看她，送亲戚坐班车走后，绕过来看看罗晓芳和马秀兰。我回到庙里自己铺前，却发现铺底下掖个小塑料袋，拽出来看，里边装着些水果糖和瓜子。罗晓芳和马秀兰要留陈玉霞吃饭，她不吃，说是回点上去吃，却溜

到我身边,问我东西见到了没有。我说见到了,她又叮嘱我赶快藏起来,别让别人看见抢去了。我一边感谢她,一边心里不是个滋味。因为在这之前,我和罗晓芳在一个架子车上干活,关系心照不宣地好了起来。陈玉霞走时,还让我送她一段,我只好送她一段。回来后,罗晓芳就不太理我了。中午干活时,一句话也不说。我把装在口袋里的水果糖和瓜子背着人偷偷给她,她也不要,“人家送给你的,我不吃。”这会儿走在路上,我知道罗晓芳仍有点猜忌。青年点离大队的农田基建工地约有七八公里地。我从来没有跟同点女知青单独在一起走过夜路,所以有些拘谨,和罗晓芳就那么一前一后走着,说话很少。每次我在前边走时,碰到个土块、石头或是个坑洼什么的,我提醒她注意。她也短短地回应:“知道了。”在过一条玉米田埂时,从地边伸出来的玉米叶子将她的脸划了一下,罗晓芳哟了一声,蹲了下去。我关切地问:“怎么了,划得重吗?是我不好,不该为抄近道走这地埂。”罗晓芳揉着眼睛说:“没事的,不怪你,怪我不小心。”我站的心怦怦地跳着,鼓了很大的勇气才说:“让我瞧瞧。”罗晓芳捂着眼站起来,将手从眼睛上取下来,乖乖地伸着脸让我瞧。这时候,月牙儿又从云层里冒了出来,我看到罗晓芳的那只被玉米叶子划了的眼睛旁有一道小红印。十六岁的她,那张脸嫩嫩的,在皎洁的月光下是那么好看。两颊处被太阳晒红,但在月夜里,却像涂了一层胭脂。四周万籁俱寂,只有田野里的轻风徐徐地拂动着身旁田里的玉米叶,发出些响动。我声音有点儿发颤地问:“疼吗?”罗晓芳摇摇头回答:“不怎么疼,就是眼睛受了点惊。”我不知下一步自己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傻瓜似的愣在那里。这时候,远处的农舍里传来一声狗吠。罗晓芳说:“我们走吧,夜晚了。”我才傻乎乎地领着她走出地埂来。两人又一句话都不说地走在乡村的小土路上。月亮将我俩的身影拉得长长的,常常相交在一起。

在这之前,其实我与罗晓芳就有了某种默契。我从小不但酷爱看小说,而且插队后,喜欢捣鼓个乐器,画个人物肖像什么的,虽然属于无师自通的瞎摆弄,可在那个年代里,就算是羊群里的骆驼,有点能耐了。因此,基建队的一些工程进度评比榜、批林批孔的专栏等,基建队长都指定由我来办。就这两下子,可能引起了罗晓芳的关注。一次,在劳动的间隙里,罗晓芳无意间说漏了嘴,向我坦白了她对我的关注。插队后不久,上边让每个知青写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书,贴在屋子里的墙上。我的决心书不但字写得比别人好,而且遣词造句挺有文采,她就注意上了我。在轮到她做饭时,她发现我铺底下压着一本笔记本,上边写着密密麻麻的东西,就在我们出工后,常常进来偷看两页。有一次,她刚到我们男知青房间从我铺下取出日记时,我和另一个男知青突然中途从田里回来了,吓得她急忙将日记本掖在衣服底下用胳膊夹住,装做去套间里挖面。等我们走后,她才将日记本慌乱地放回原处。我心里一惊,那里边不但有我记的下乡后的感受,还有抄的好几首只在极少数知青中私底下偷偷传唱的知青歌曲的歌谱,歌曲中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爱情的向往。要是让上边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里边还记了一些对本点几个女知青的评价。我心里很紧张,但罗晓芳安慰说:“放心好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又补了一句:“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我一下子脸涨得通红,回答不上来。我在日记中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提到了她:“我觉得

罗晓芳在我们青年点的六位女知青中，是身材和长相最好的，性格也挺温柔，挺招人喜欢的。别看她是本县插到我们兰州知青点上来的。”罗晓芳姥姥家曾在我们插队的村，后来她妈出嫁后进了城，把她姥姥也带去了。插队时，她妈就把女儿安插到了我们知青点上，以图村里亲戚们的照应。我侥幸地以为那么一大本日记记得密密麻麻的，她一定会找到我评价她的这么两句话。她却那么问我，显然她是将日记本翻了个遍。从那以后，我俩就关系蒙眬起来。

来到了一条水渠旁，要过一条窄窄的躺在上边的水泥板。下边满满一渠水在哗哗地流淌着。我走上去，过了小渠，回过头来看，发现罗晓芳还在对面犹豫着。我说：“过呀！”罗晓芳小声回答：“我，有点害怕……”我犹豫一下，伸出手去，“来，我拉你。”罗晓芳就伸出了手来，我握着了罗晓芳的手，顿时就似全身通了电流一般。我将罗晓芳轻轻地拉过渠板去，再没有松开她的手，罗晓芳也没有试图将她的小手从我的手中抽回去。我们就那样手拉着手下了渠，重新走在乡村小土路上。这时，月亮仍然在云层里跳进跳出，时隐时现。我不敢看身边罗晓芳的脸，也怕月亮跳出云层照亮田野的那一瞬间，只盼着月亮躲进云朵里再不要出来才好。我们就那样手拉着手，一直走回到青年点上。可是，两人却没有多说一句话。我俩的手，一直到村子头上才分开。回到青年点，正逢院门前的场地上，两个木头杆子上架着块白布在放电影《春苗》，就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事。我心怦怦跳着钻进人堆中去，坐在一块石头上，眼睛盯着幕布，却满脑子都是罗晓芳。身边蚊子问我基建队上的一些事情，我支支吾吾，答非所问。蚊子就说：“张一凡你今天是咋的了，心神不定的样子？”蚊子叫温志，平时爱搅和个事，嗡嗡来嗡嗡去的，所以大家就把他的名字叫成了谐音“蚊子”。我回答：“集中精力看电影，别问了。几个月才好不容易逮上看一次电影，尽问球啥！”电影终于放完了。回到青年点的屋子里，在明亮的灯光下，众知青有说有笑地围拢过来，又向我和罗晓芳询问基建队上的情况。我一边回答，一边绯红着脸不敢看罗晓芳一眼。罗晓芳也很不自然，总是将目光斜开去，不敢直视我。陈玉霞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我去上茅房，出来后，半道上被她堵上了，要和我说话。我借口晚了，明天一大早还要回基建队去，匆匆应付两句，就躲开了。

二

躺在炕上，我一晚都没好睡，左右翻着身子，心里憧憬着夜晚快快过去，天快地亮起来，第二天早晨回基建队时，在那个水渠边，好再次去拉晓芳那柔柔的小手。我的铺盖在基建队上，就钻到蚊子的被窝里一起睡。我不停地烙烧饼，把蚊子翻烦了。他迷迷糊糊地埋怨：“张一凡你咋球回事？不睡了赶快滚，把人困的，被你折腾醒好几次！”我不好再翻身了，硬忍着。窗户纸刚刚有点儿发白，我就躺不住了，急不可耐地爬起来，穿衣服去上茅房。出去后，才发现月亮还高高地在半空中悬着，重回去圪蹴在蚊子身边，怕把他再次给弄醒

了,就和衣躺着,不敢再钻进被子里。终于盼得窗户纸更白一些了,我再也耐不住,起身去开门。身后蚊子追屁股骂了一句:“丧门星你终于可算是走了!”原来他醒着。我到隔壁的窗根下,隔窗嗫嚅地小声喊罗晓芳两声。没想到,立即就有回音。一阵窸窣声之后,罗晓芳出门来。我问:“好了?”她回答:“好了。”“你还动作挺快的。”罗晓芳没吭声。我心里就想,她是不是晚上也和我一样睡不着?我走在前边,罗晓芳跟在后边。天才蒙蒙亮,头顶闪着颗疲乏的小晨星,月牙儿已经躲走了。远处的祁连山似乎仍在酣睡着,看不清它的身影和山顶的积雪。地平线的天际处露出了些鱼肚白。早晨乡间的空气像被水洗过一般,格外清新。田野里静静儿的。我们走出村口时,惊动了副队长花鳖子家的那条黑狗,叫了两下,引得村子里一阵吠声四起。随着我们离开村庄,吠声又沉寂了。又来到那条小渠边的窄水泥板前,我先走了过去,心怦怦跳着回过头来,却发现身后的晓芳已经跟着走在其间,还没容我想伸出手去,晓芳就迈着碎步走了过来,因为晨曦中的田野,已经没有夜晚那么黑了。我心里一阵失望,一晚上,都在念想着这一刻!一路无话。到基建队的大庙前,发现人们还都睡着,两人似猫一般轻手轻脚地钻进去,各自到各头的铺上去补觉。很快睡意袭来,不知不觉间,我和罗晓芳搂在了一起亲着嘴,她那只小手咋伸进了我的两腿间?我底下一阵狂烈的兴奋,湿了一裤裆。意识清醒后,才发现,自己的老二又被卷毛那狗损紧紧地攥着。我羞恼地打脱了,又推搡卷毛一把,狠骂道:“操你妈,卷毛,你这不是一次了!我下边的爷爷咋就惹着你了?动不动就上来!”卷毛迷迷糊糊涎皮赖脸地上前来,想搂抱我。我躲过了,踹他一脚。卷毛也不恼,仍旧揉着眼睛嬉皮笑脸道:“张一凡你这损咋不失要?把你那么个小鸡巴有啥金贵的。你想不想摸我的?我就让你摸。”上前来欲拉我的手到他的大腿根处。我打脱了,“滚你妈的×,我还嫌恶心!”我对卷毛这损老爱攥我老二的坏毛病百思不得其解。卷毛头发自来鬃,所以起个绰号叫卷毛。这家伙在我们点上算最有背景,老爹在兰州是个什么物资部门的头头。大家伙插队时都抱着长期扎根农村的准备,连每个点上的男女生比例上边都是搭配好了的。只有卷毛常常私底下放出话来说,他来农村,也就是过渡一下。公社和县里他老爹都有路子,一有当兵或是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非他莫属。

罗晓芳当天被派上去大队部的灶上临时做两天饭,上边说大队部灶上做饭的女人家里有事歇两天。我第一次在心里挂念开一个人,干活时,没着没落,就盼着日头偏西,晓芳回返。晚上,罗晓芳回来了,但一回来就躲进了庙里属于女的住的那一边再也不出来。我猴急猴急,就拿着口琴,跑到大庙后边的水渠旁,对着她们那一半的后墙根,一个劲儿地吹曲子。琴声终于引来了晓芳,她来到我面前,依在水渠下边地埂边的一棵柳树旁。我停了下来,大胆又贪婪地望她一眼。罗晓芳羞涩地问:“咋不吹了?”我回答:“你来了,我就吹不下去了。”“那我走了,你继续吹吧。”“哎,别走。我吹。”我说,“你回来后就钻进你们那边不出来,是不是躲我?”“你胡说啥呢。人家做了一天饭,烟熏火燎的,就不兴收拾收拾。”我这才发现罗晓芳换了身衣服,身上飘过来一阵雪花膏香味。我专注地瞅她两眼,又使劲深吸两口那香味。罗晓芳说:“刚才一听你吹口琴,把我着急得啥似的。”“是吗?”我心里挺高兴。

“这口琴好像是蚊子的吧？他不会吹，你倒是学会了。你怎么学什么就会什么？你给蚊子画的像我看了，还真挺像他呢。”我笑笑说：“我和蚊子上中学时同座，关系挺好，才结伴来插到一个点。啥东西，只要你想学，就能学会，蚊子是没耐心。”“你咋不买只口琴？我看蚊子这口琴也挺旧的了，有个地方好像都吹不出音来了。”我心里有点儿酸，马上想到了我那可恶的老爹，他对我可不好了。我插队来时，铺盖是半点除了大头之外最寒酸的。我甚至连牙膏都买不起，每天蘸着咸盐刷牙，拿什么去买口琴？罗晓芳见我不吭声，继续问：“卷毛有把小提琴，你咋不借来学？我看他也根本就不拉。”“我烦他。”“看不出来，烦他啥？”“我就是烦他。”

我不好给罗晓芳讲卷毛动不动半夜睡觉时手伸进来攥我老二的事，加上刚插队时有一次我动了一下他的琴，卷毛就不高兴了，说我不会拉，弄断了琴弦得到有人上兰州才能配上，我就挺烦他。从此，再不去碰他的琴。我烦他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每次轮罗晓芳做饭时，卷毛都帮罗晓芳挑水，将很大一个缸挑得满满的。背地里，农民们在给我们每个知青安排将来的媳妇，说谁谁谁和谁谁谁合适，把我和陈玉霞安排在一起，将罗晓芳与卷毛排在一起，为这我心里一直挺妒忌卷毛。我酸酸地问：“你是不是以前跟他好？”“你也这么认为？”“每次你做饭，人家都把缸里的水给你挑得满满的。”“谁让你不给我挑？”“我哪配。”“不配昨晚却拉我手不放？”我脸一下子涨红了。晓芳转过话头：“你不也给陈玉霞做饭时挑水？人家还大老远的给你送水果糖和瓜子来。昨天晚上你上茅房，她是不是出去堵你了，两人都说了些啥？”我急忙表白：“啥也没说，真的。她想跟我多说说，我说天晚了，今天一大早还要回来，她就没好再跟我多说。”“陈玉霞对你挺好？”我急忙否认：“没没，我就是给她挑了几次水，别的没啥，话都没跟她多说过几回。你千万别有啥想法。”“我和卷毛也还不是一样。”晓芳就又问：“回点后，做饭时，你给谁挑水？”我脱口而出：“当然是你了，就怕你不让我挑。”“谁不让你挑？”晓芳水水的眼睛望着我嗔道。“卷毛要给你挑水咋办？”“你给我挑，我就不让他挑了。”见我不吭声，晓芳才从身后亮出一只黄瓜来，问我：“吃不？专门给你的。”我问：“哪弄来的？”“别问哪弄来的。”晓芳将黄瓜送到我手中。“是不是卷毛给你的？”晓芳笑笑，不作答。我就将黄瓜重递了过去，“人家给你吃的，我不吃。”晓芳嗔道：“你咋知道是他送的？是我从大队食堂带出来的。”我就将黄瓜接了过来，弯着身子到水渠里洗了，将黄瓜一掰两半，将另一半送回到晓芳手里。晓芳不接，“我已吃了一根，这根是专门留你的。”我就吃起来。晓芳说：“你吃了再吹那支曲子，我爱听。”我就三口两口嚼了黄瓜，又吹起来。

晓芳就依在柳树旁，眼睛直勾勾地瞅着我听着。我紧张起来，生怕吹不准走了音，腮颊地红着脸说：“你一站在我面前，我就紧张，反而吹不好了。高音区又有一个音坏了，不响。”“没事，你别紧张，吹得挺好的。”我就又吹了起来，旋律断断续续地在大庙四周的田野上空飘荡，使夜晚有了些浪漫的气息。吹完了曲子，我小声试探地问：“你想不想听你在我日记上看到的那些歌曲？”“真的，你会吹？”晓芳睁大了眼睛，“赶快，我太想听了！”我狡黠地眨巴下眼睛，“这会儿不行。明天晚上收工了走远一点，到荒滩地去，到那儿我给你直接唱。”

“为啥走那么远？”“上边说它们是黄歌，要是被别人听到，告上去，可不得了。”晓芳就说：“行，明天下工后吃了饭，我们早早走。”我说：“就怕又开会批林批孔。”“不开了，偷偷走。晚上黑乎乎的，队长不一定能发现。”“到时候你在庙门前等着，看我给你使眼色，你就前边先走。我后跟上撵你去。”

商量好后，我让晓芳先回庙去，我后回。待晓芳走一会儿后，我跳过个田埂准备绕过庙墙角去，却发现不远处的大柳树下，躲着个黑影儿，我没在意。回去后，钻进自己地铺里去。过了一会儿，卷毛进来了，挺沮丧的样子。我问他上哪儿去了，他说没上哪儿。等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卷毛伸出胳膊来狠狠捣我一肘子，审贼似的问：“罗晓芳是不是把那根黄瓜给你吃了？”我一愣，狡辩道：“没有啊，什么黄瓜？”卷毛就再没问我什么。半夜，我就发现卷毛老是翻身。

三

第二天下工后，我装模作样地看了会儿美术字写法的书，又把自己鞋子上的泥巴用块砖头刮刮，看着大家不注意了，就出庙门去，发现晓芳早就在庙门前的空场子里来回溜达。我抬了一下下巴，示意让她先走。我估摸着晓芳已经走出一段路了，才绕进一片苞谷地追去。晓芳在前边一个机井旁边的果园墙下等着我，见我来了，就说，“等得人好急。”我说：“你老实说，昨天那根黄瓜是不是卷毛给你的？”晓芳扑哧笑了两声问：“他问你？”我说：“我感到他都觉察到我俩了。刚才你在庙门前时，卷毛眼珠子贼叽叽地盯着你看，你没发现？所以我出来时绕了个大弯，怕他跟踪上来。”“那就赶快走。”晓芳拽我一把，我顺势就拉起了晓芳的手。晓芳的手绵绵的，又似一股电流通向我的全身。没想到第二次拉手这么自然，这么快地到来。我拉着晓芳向远处的荒滩地跑一般奔去，跃上一道高高的田埂，穿过一片玉米地，绕过几家农舍，引来几声狗吠，又跃下去，过了一条乡间小路，穿过一片高高的白杨树林，走过一段沙洼地和满是鹅卵石的戈壁滩，回头望去，大庙就在我们的视线里变成了很小很小的一个点。农舍啦果园啦，刚刚从身边穿过去的高高的玉米与哗哗流淌着的水渠，就都离我们远去了，只有远处的祁连山还是那么高大。不远处，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那片大荒滩地。我拉着晓芳的手，速度慢了下来，刚才一路小跑有点儿累了。

我们慢步走进大荒地，四下里望望，满眼枯黄了的芨芨草，有几丛被放羊的取暖点了火，只剩下黑黑的茬头。几棵在地上死了的胡杨树残骸，弯弯扭扭像僵尸。还有些破碎了的旧木板，几处沙土包。我怀疑那是几个乱坟头，上边长着些稀疏的蓬蒿与骆驼刺，旁边围着几丛红柳与沙棘。一股旋风从沙包后边刮了过来，裹着沙丘上的黄土，向我们扫过来。我和晓芳没躲得及，旋风过后，我的眼睛里有点涩，嘴里好像也钻进了沙子。我揉揉眼睛，又吐两口唾沫。晓芳也拍打着自己的头发。我说：“我们换个地方，往那边走走，这里可能是个乱坟冈子。”一句话说得晓芳立马害怕起来，连忙抓住了我的胳膊。这时候，从她的脚

下蹲过一个沙婆子——戈壁滩上一种似蛇又比蛇短小，长出四只爪子，但并不伤人的小动物。晓芳吓得尖叫一声，跳起来躲沙婆子。等那沙婆子钻进了不远处的一个沙洞里，才拽着我的胳膊说：“我们赶快走吧。我害怕。”我安慰说：“有我呢，你怕啥？好不容易来，你不想听我给你唱那几首曲子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犯怵。刚下乡时，老乡花蛋的媳妇病死了，村里年老的人说小媳妇是长年被疾病折磨死的，身上有鬼魂附体，不能入祖坟，就抬到这块大荒地里架着柴禾烧，一直从早晨烧到晚上。弄得整个村子里那几天就似有个幽灵在盘旋，而且老太们还编出各种各样唬人的段子，说是哪天哪天谁谁谁大早晨去荒地里拾柴禾，遇见了那个小媳妇，小媳妇还跟她说话了，吓得我们不信鬼的知青们都天一擦黑就不敢出院门去。我就带着晓芳绕到远点的一个沙土梁边。刚要坐下，晓芳疑惑地往四周瞭望一下，又看看脚底下问：“不再是个坟头？”“哪能呢。”我安慰晓芳，“这一看就是放羊的为避风垒起来的土包，你别怕。我刚下来时，跟上村里老拐去到滩里的羊房子放羊，一遇到刮风，就用羊鞭戮，用手扒，垒起个土丘来挡风，每次都在上边多拍两把土，慢慢就变高了，像个坟丘。其实它不是，我能辨别。”晓芳犹犹豫豫地上前来，在我旁边坐下来，说：“赶快唱，唱完了走，我真有点害怕。”我就开始哼哼。晓芳说：“你大声点，把歌词唱清楚了，不会有人听到的。”我放松了，渐渐放开嗓子，唱了起来：“火车呀火车你慢些开，让我再回头看看我的娘。娘和儿啊儿和娘，年老的母亲，白发苍苍！十六年的恩情永不忘，娘把儿从小哺育成长。何年何月才能相见，辛酸的泪水湿透衣裳……”我的野嗓子和有点走调的歌声在空旷的荒滩地里，产生一种在别的地方所没有的奇特效果。唱完之后，感觉远处黄昏中被黑黑的浓云缠绕着的祁连雪峰都悲凄凄的。我发现自己都被歌曲打动了。以前我也曾在没人处小声哼哼过它，也用手琴偷偷地吹奏过它，可哪次也没有这次效果这么强烈，可能是此处没人，放大了声音，加上周围阴凄凄的环境烘托造成的。晓芳听我唱完后，竟然怔怔得不说一句话。我问她：“咋样，感受？”半天，晓芳才愣过神来，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还有这样的歌，以前从来都没听过。”“好听不？”“好听，不过，咋和平时我们唱的那些个歌不一样？听着就让人觉得要掉眼泪。”“还想听不？”“当然想听了，你赶快接着唱。”我就又唱起了新的一曲：“我要到那遥远的地方去把那锄头扛，告别了我那可爱的姑娘与家乡。姑娘远远地望着我，有话不敢当面讲。姑娘啊，你别难过，也莫悲伤。我们的友谊我永不忘。待到那来年的花开时，我重返家乡，滨河路上去徜徉……”又一阵沉默，沉默过后，我接着唱另一支：“走一山，又一山，望不尽的大荒滩。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裳，有谁来可怜我！吃的是苞谷面，穿的是烂衣衫。碗里没有一滴油，还得把累活儿干。三九去压沙，三伏去犁田。春秋两季也不得闲，水利工地把石块搬……”唱完了我又唱下一曲：“阿哥啊好阿哥，收到你的来信，泪水打湿了它，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哟，怎能与你相配！世上的花儿有千万棵，我不是属于你的那一朵，阿哥哟好阿哥，快快忘了我……”我一首接着一首地往下唱，发现晓芳的眼里渐渐地噙满了泪花。不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个小花手绢来，拭开自己的眼睛。我停止了吟唱。晓芳揉着眼睛说：“这些歌咋都那样伤感。”“那就不唱了，说些别的吧？”我收起了口琴。晓

芳说：“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我就问了一些晓芳她家的情况。晓芳就返回头来问我家的情况。自从我爸娶上后妈又有他们的子女后，就一直对我非常不好，家里的累活脏活都是我做，好吃的爸妈都锁起来给弟妹。小小年纪，我的内心积压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悲苦。我爸对我的虐待达到了别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插队来时，我就像笼子里放出的鸟一般，并不像刚才歌中唱的那样和家人难舍难分。从小到大，我始终有一种扑进一个人怀中倾诉一番，大哭一场的愿望。可是，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我的亲妈在我六岁的时候，就丢下我跟别人跑了，所以，在我懂事之后到插队，没有接触到过一个哪怕稍稍喜欢我的女人。异性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空白，我渴望她们，但又觉得她们很神秘，对她们有一种敬畏感。插队后，通过给陈玉霞挑水，跟晓芳分到一个架子车上干活，我那枯井似的心里，才有些情感的慰藉。我真恨不得此时，将我小时候遭受到我爸对我的虐待，痛痛快快地向晓芳倾诉出来。可是，我讲不出口。我抓了一把黄土扔在半空中，黄土随风飘走了。黄昏时的荒草滩，天空中一片阴霾，枯草在沙冈上随风摇曳，几片发着卷的黄沙枣叶，落在我怀中的胸襟上，我拈在手中把它揉碎了。我犹豫着该不该把我家的历史给晓芳讲讲，让她知道我的祖上还是皇亲国戚，做过很大很大的官，我身上还有着爱新觉罗的血统，在晓芳面前树立点形象。又想，不能讲，晓芳要知道了我的爷爷和我爸的情况，会不会不敢再跟我好？有关我爷爷和我爸的事情，我一直对青年点上的人守口如瓶。下乡时和下乡后填的有关表格中，我把我家的成分都填“小职员”，其实“四清”时，我家的成分就重新做了修正，定的是“旧军官”。有关我家的情况，只有蚊子知晓一点。

我还犹豫着，晓芳就说：“我们回吧，天晚了，我真有点害怕。”“有我呢，你怕啥？”“有你我害怕。咱们还是走吧。”我只好起身来，晓芳就又把手伸给我，我拉她起来。走时，被一个小土丘绊了一下，晓芳另一只手也伸过来，紧紧地将我的胳膊搂紧了。地上坑坑洼洼，我们跌跌绊绊地相拥着往荒滩外边走。过一条干沙沟时，我拉她猛了一点，晓芳一个趔趄，被我拽进怀中，脸擦了我的脸一下。我下意识地搂紧了，浑身像通了电一般。晓芳怔怔地看着我，小声问：“你想干啥？”我脸红了，停了下来，心怦怦直跳，犹豫着该不该凑上去，在她嫩嫩的脸颊上亲口。就在此时，却听到有人大喝一声：“好你们俩，躲到这里来干事情！”我和晓芳同时浑身一哆嗦，急忙松开手。是卷毛，身后还跟着个马秀兰。镇定之后，我气恼恼地责问：“卷毛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抓你们来的。老实交代，刚才你在唱什么？”晓芳不干了，“爱唱什么不什么，干你什么事，还用你来跟踪我们？”卷毛这才知趣地说：“是队长让我们找你们来的。晚上要开批林批孔会，就缺你们俩。队长刚才都发脾气了。”

当天晚上，我闭着眼睛却脑子里乱想着，很长时间才入睡。睡梦中，就感觉到下边又被条恶狗咬住了，咋甩也甩不脱。意识清醒些后，我才明白过来，卷毛那狗损的爪子又在我的老二上攥着。我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把他踹醒了，骂道：“卷毛，我警告你，下次你再这样，我就拿刀剁了你那×爪子！”卷毛揉巴下眼窝，清醒过来，涎着脸说：“他妈的罗晓芳都让你撬了去，还不兴让我摸一下你鸡鸡？”“什么是我撬了？你不就给人家挑了两担水，再有啥？”